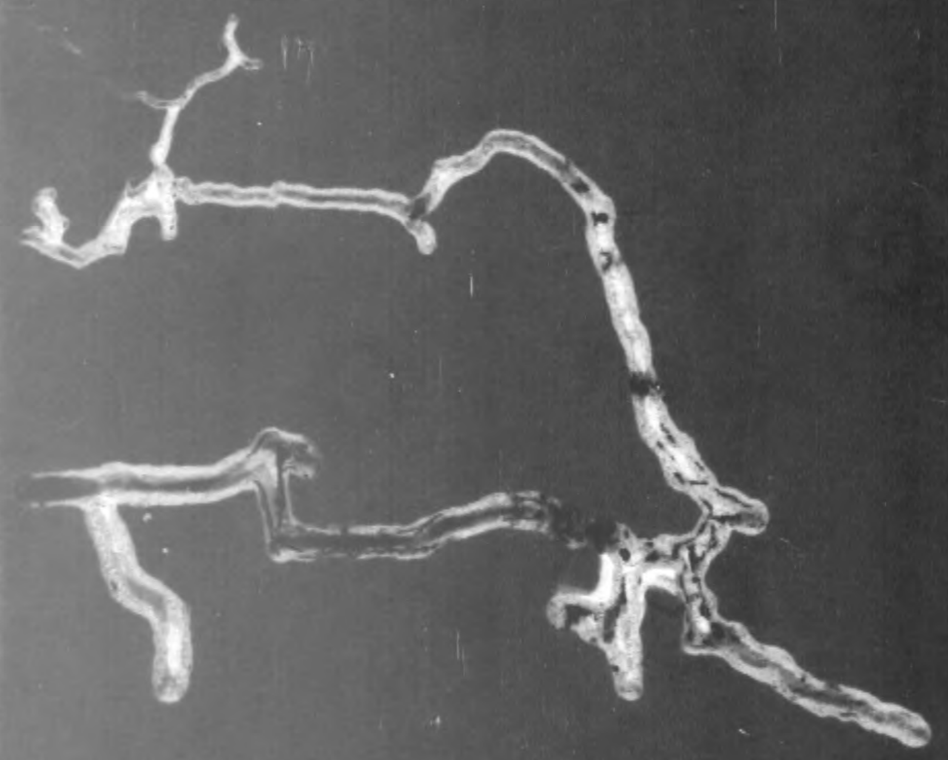

# 南湖先生文選

古吳丁奉獻之著　玄孫孺端編輯仝弟男汝驥訂

## 史論

### 三皇之世

今不如古中古不如上古上古質而已矣中古質而文後世文而偽自中古至後世好文好偽其弊日滋而彝倫之在人心未嘗頃刻亡也矧質而已矣之際不為文所亂不為偽所汨而彝倫之懿一何純且全

歟史氏於三皇之世乃謂人生之始與禽獸無異知有母而不知其父知有愛而不知其禮愚於是駭其言之荒也竊嘗以理折之彼謂人生與禽獸無異殊不想禽獸之中虎狼且知父子矣人生之始靈性反不虎狼若耶況既知有母既知有愛則此知者人之良知所謂孩提無不知者也以此良知之天處此淳龐之世顧如安祿山有母無父之說耶又況三皇兄弟衆多則其以兄弟處父子身先教化以矣故天皇則治政教君臣所自始彼無父之人不容於後世乃容於三皇耶觀此則史氏之言必非君子之言也或曰亢倉子之語也嗚呼誣三皇滅父子所謂與禽獸無異者亢倉適以自狀矣

## 顓頊曆宗

劉氏道原外紀序述太史公曰黃帝以來去古益遠衆言不本於經奏者務為詭誕然則厭詭誕者道原之用志乎是以其紀顓頊也曰帝作曆以孟春之月為元是歲朔旦立春五星會于天歷營室是曆元之得其正也信乎萬古之準的矣繼乃曰氷凍始泮蟄

蠢始發鷄始三號是蓋欲懲乎詭誕而遂失於庸凡何足以究天道哉彼所謂三始者乾坤之常理也亘萬古如一日也不待朔旦之春五星之會而始然者也蓋高陽以前盤古以後有寒暑有萬物者約四萬六千年矣四萬六千年間氷未始凍而凍未始泮耶蠢未始蟄而蟄未始發耶雞未始號而號未始三耶按顓帝為曆宗論曆者不可不審其時若曰氷泮蟄發雞號以見其時之應候則可矣若皆以始為言則吾未信三者之始於是也

許由

堯讓許由之事莊子言也自馬遷史記以至小蘇古史皆謂必無是讓矣然巢由不受堯禪堯舜不害為至德夷齊不食周粟湯武不失為至仁是說也孔子亦不廢焉而韓昌黎以許由之讓龍逢之忠伯夷之義並論自樂天以巢由之明哲保身夷齊之求仁殺身並論則皆謂必有是讓矣夫謂其必無者以莊子之荒唐也謂其必有者以孔子之所不廢也不信莊子亦不信孔子乎愚是以竊窺聖人　為韓

白二公竟其說也彼蘇氏據馬遷之言盖謂堯將讓舜岳牧咸薦乃試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其讓舜若此之難而讓由若彼之易乎愚謂讓由非堯之讓易也莊子言之易也莊子言讓而不言其所以讓是以致後議之紛〻也若言其所以讓則堯必以試舜者試由而亦考之岳牧閱之歲年驗之功用矣夫豈苟焉一讓而不為人心天命計耶想夫堯之將老以丹朱則不肖以虞舜則未得汲〻乎求其可遜位者而乍遇箕山之一賢方欲推而用之以圖他日之讓其柰彼之一去乃能先堯而讓者乎嗚呼君之讓自堯始臣之讓自由始夫萬世以前得此以開興讓之源而後之篡弑相爭者猶繩〻乎接跡是故聖賢於箕山之節必欲喜談而不廢也

八元八凱　四兇

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然則堯舜之治不越誅賞而已舜之舉相誅兇何議者之多端耶孫明復曰堯若盡舉元凱盡去四兇則舜有何功耶是故俾舜舉之去之俟其功著於天下曾子固

曰聖人不苟以名服天下必信其德於衆德莫大於用賢誅惡盖假之舜耳噫據斯言也則堯之授舜一以權謀為厭衆之具乎愚嘗忖之曰此非定論也舜之功之著也天下之心之信舜也以其孝弟於家也以其興讓於畊稼陶漁也以其試效於五典百揆四門大麓也盖不必俟誅賞以為功假權謀以為德也迹失堯時岳牧充滿雖賢如元凱無地盡用而四兇之罪尚未貫盈至舜則岳牧缺矣罪貫彰矣於是當舉即舉當誅即誅皆因時而制宜豈二帝之先有意必於其間耶且觀舜以鯀治水無功殛于羽山盖鯀之罪未彰於堯而始彰於舜即此類推則二帝之舉不舉誅不誅誠皆時宜也誠非意必也

虞芮來賓

愚觀虞芮之来賓於文王也盖嘗為之論曰聖人以諸侯而服諸侯是非以其德私之也行天子之權以厲天下者也天子之權凡欲行於下者必資之人臣而人臣之善行乎權者必自元惡始元惡既歸於我則我之身天子之臣也歸我者歸天子也非歸乎同

事天子者也天子以生殺予奪為權生且予者恩也殺且奪者威也恩則人懷之威則人畏之而天下無不服者矣其有不服者必其時勢之所遭或有以致其恩威之不振也是故必資之人臣而人臣始有行天子之權者矣文王之世虞芮來賓而史氏特以記之西伯得專征伐之後夫征伐者紂之權也是權也非紂所得而私也古聖王特為諸侯而設以坊不軌者也是以九伐之法具在典章而虞芮之爭多犯其禁盖爭則暴內而陵外犯令而陵政是當壇之也社之也所爭既在於田則必野荒而民散是當削之也私爭而不憚其君則為負固不服是當侵之也夫以二國之罪有四其為帝王之所誅者固也然在有商繼世之君則帝啟仲康曾不貸於有扈羲和矣而豈於此遂為之姑息乎盖成湯所以馭天下之權此其尚在而至辛紂之世則已掃地盡矣是故虞芮之所狎而侮焉以自逞其私忿者也是不知土地之制傳之天子素有定分而不容損益者也是猶強奴悍僕乘其主之衰微而交相吞併者也夫古之人見無禮

於其君者嫉之如鷹鸇之逐鳥雀而文王為止敬之
臣則豈獨無是心耶吾知其赫怒整兵之志不待侵
疆而後發者久矣第以紂失其權莫能贊而行之也
至於弓矢鈇鉞頒之萬乘而專之西方則九伐之法
於我乎寄而二國之罪尚復奚逃哉噫此其所以抱
訟而来賓也嘗攷来賓之故不于其兵而于其德豈
其弓矢鈇鉞為文具而慢商之令耶王之意以為炮
烙之威今已虐天下於將絶若又從而兵之是蹙湯
之祀也故於亂法之徒姑俟其自至而讓畔讓路之
恩之所洽者顯之於仁此其所以善於行天子之權
也弓矢鈇鉞威之所授也威之所授者藏之於用而
而風厲乎天下也雖然自時厥后何乃有崇密之伐
須黎之戡似又以兵而自殖乎蓋四十餘國既歸之
后正所謂三分有二之時也孔子以其時度其心而
贊之曰以服事殷則是咸和之政怙冒之澤無非所
以為辛紂而培養其民命使紂有悔悟之期則其事
殷之心傳之武王周公固將相與無窮也柰何彼譎

不悛而叛者四起苟又因循一旅之威則不惟殷[illegible]
一姓之禍而天下皆失所矣故愚嘗謂文王始之[illegible]
用兵也為殷商而其終之用兵也為天下

周宣王

宰相者舉天下之全功而攝之者也諫臣者凡天下
事當言之然而所言者有限也言之有限故人君之
拒之者或有他長之可恃攝乎全功故其得人與否
而興亡立判矣詩之變雅始於厲王則周道至此而
壞亂已極至於車攻六月諸詩則知宣王之中興[illegible]

以陵跨萬世父子之間何其興亡頓異如此哉厲王
好利任榮公丙良夫諫弗聽使衛巫監謗召公諫又
弗聽宣王不籍千畝虢公諫弗聽料民太原仲山甫
諫弗聽將敘杜伯左儒諫又弗聽而左儒死夫拒用
亡國之首惡也二王賢而之別舊矣而乃同斯惡[illegible]
然而相榮公則亡相周召則興蓋周召輔王脩政[illegible]
文武成康之遺風更失理喻德教舉遺士而諸侯[illegible]
宗周故曰宰相攝天下之全功者也諫臣之所言[illegible]
不過一事王雖拒之而其任相實可恃焉豈有[illegible]於

拒諫者顧不亡而興耶柳姜后之待罪其言有曰王樂色而忘德今觀其於后則不憯傾歡以聽之且自責以咎之於諸諫臣則不惟孰愎以拒之且曲法以殺之夫后與臣言之如彼其皆是也王之處之如彼其懸殊也所謂樂色忘德者無乃即此而彌彰乎予是以取宣王之相而不取宣王也或曰王之功德自古以之作於啟宗子之言不可以不慎予應之曰議者於宣王無所訾則拒諫之君得以藉口矣

伍子胥

子胥之諫如彼其忠矣故寧嚭之譖子胥夫差之殺子胥凡論者皆為子胥憐之余獨以為子胥自取焉子胥昔為楚平王臣猶今為夫差之臣也子胥能從吳而覆楚則亦能從越而覆吳也語而以此造譖則豈不有以寒夫差之心而趣其劒乎況以子胥之忠也差其知之習矣夫何殺之不足而又授其尸哉蓋怒其鞭楚平之尸故亦以其尸而反乎爾也差乃雄猜之君其見必嘗及此余偶窺而得之遂書以為憐子胥者告

秦始皇

夫始皇之築長城論者無不責其殃民之罪不知始皇所為事事皆惡惟築長城以限華夷可謂功在萬世正所謂王公設險以固國者也第彼內政不脩區區於外侮之禦乃竭天下之力以興無窮已之功非獨不仁蓋不智也夫城一也在萬世則衛民而使之生在始皇則殃民而使之死在萬世則為華夷之嚴限在始皇則為華夷之厲階在萬世則所以保其治在始皇則所以促其亡

秦

言治者遇秦輒斥之如仇讐惡始皇也雖秦之先世有賢君焉亦為始皇之所辱而不免損其名於後世然而繆公以前之秦非孝公以後之秦也秦之罪莫大於滅周亦莫大於殃民秦之功莫大於捄周亦莫大於息民蓋犬戎伐周殺幽王襄公將兵捄之以功封諸侯文公復伐戎收周餘民有之地獻之周而尺土不敢私繆公三良之殉雖非而其伐鄭之悔懇懇乎罷兵息民之意是以詩之小戎書之秦誓孔子特取焉嘉其功也窺周之計自孝公始積其不軌者累

世至莊襄而使呂不韋誅東周其中爭地殺人不可勝數而秦之為罪於斯乎極君子先寃繆公以前之功而後論孝公以後之罪庶乎秦之先世不為始皇之所辱矣然始皇亦豈辱秦者哉大抵子孫玷其祖宗則謂之辱今始皇非秦之子孫也呂不韋子也彼自以帝業榮乎呂者也非辱乎秦者也獨惜夫秦之窺周者未果而不韋之窺秦者已濟夫所謂誅東周者非莊襄謀也不韋也莊襄以不韋之策而得有嗣秦之幸是即不韋之所立也夫惟為其所立故即為其所用始也用秦以滅周終也用秦以滅秦而遂自以其子帝焉此其術何術哉尼論賊姦之雄必以曹操為首孰知操之術蓋學於不韋者乎操亦用漢之力滅漢而帝丕但操之所為者難而不韋之所為者易寃其姦且巧則一而已矣史氏之不以曹續漢固也而乃特之呂稱秦焉悲乎哉秦之先世為史氏所誤也

范增項伯

項羽之不君甚矣事羽者則不可以其不君而廢人

臣之義也執此論羽之臣吾未嘗不欲誅項伯於既死誅項伯所以慰范增增於楚漢諸臣間殆忠臣也哉以成敗論人者病增之欲害沛公或病夫羽之惡增不諫又不去嗚呼增其可哀也已增之所事者羽羽之所讐者沛公沛公增之君父敵也奚怪乎其欲害之也且夫增有鴻門急擊之謀以項伯馳告張良破有令項莊舞劍之謀以伯亦舞劍破至欲攻滎陽則以陳平惡草之計破是欲害公者增之忠而卒不得害者伯之罪也若增之骨鯁著聲當時其於羽諸

惡夫豈欲與之俱亡而不一諫哉柰何羽之驁悍不聽耳不聽固宜去然而不去者蓋英雄之從羽亦多矣如韓信黥布陳平之屬皆是也然各去焉而從漢增豈不能亦去耶直以信等懷心二三欲擇其君圖富貴蓋市井之謀非人臣之義也增之心豈不曰吾年七十事一君不克終耶也是以終身為楚至於憤其主之不聽而窶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夫輔其君之事直至於大定然後不得已而去於讒此真可哀也故曰增為忠臣謂其無二心而已矣或曰

增之忠則然矣伯之為漢如彼其著跡也以羽之猜疑而獨不覺乎曰伯必輕儇譎詭而羽之麄暴適囊其術中史又謂其素善張良則張良以計授之密矣良之計豈羽之識也又羽之親情必不厚其季父而彼顧以季父之親得為內潰之本至增死之後則愈無所忌矣何也羽欲烹太公漢事至急矣伯乃特為之解之羽敗垓下而伯等四人受漢封列侯賜姓劉氏則伯有覆項之功於漢也明矣伯之悖滅其先而辱身他姓也甚矣蘇子曰增不去羽不亡愚則曰增雖不去然伯不死羽不生愚故表而出之以戒夫姦如伯者亦以勵夫忠如增者

## 高帝

創一統於三代後者惟高帝之所係重何也湯武以上謂之聖高帝以下遂為賢帝其賢之首乎則後賢之得失皆帝啓之帝之為賢難矣哉世教既衰學聖者寡帝惟賢人之資則人君之學之也易帝以英雄混一之勳而震赫於周秦砥碎之後則人君之歆之也切夫以所歆之切而[illegible]學之易使帝焉無愧

三綱則其引進後代當[illegible]其所係重也[illegible]
乎其所以為綱者皆自設而且[illegible]設後代夫烹翁[illegible]
羹之語設者以為首惡懸謂[illegible]於對敵之際勝則父
子皆王不勝則父子皆戮帝若為衰遜之圖則羽之
乘勝反[illegible]必全其父孟子於人求死不[illegible]之日亦曰
奚暇治[illegible]義蓋恕其急也惟帝即位以後則治定功
成適可為[illegible]倫之學矣而惡乎其不然聖人於小民
且責其禮義於富足況天子而賢而創業者哉愚[illegible]
家令之言則知其不能事父不能事父焉能為父故

為父則欲易太子易太子則致呂后怨呂后怨則致
戚姬趙王死戚姬趙王死則致惠帝以觀人彘驚乃
死惠帝死則致呂后之殘忍無忌而趙幽王死共王
靈王亦死嗚呼帝之致其后殺其妃滅其諸子直至
此則韓彭乃其路人耳而奚怪其族而奚怪其醢是
故其於三綱皆自誤也然則何以誤後代曰帝以後
諸君之敗倫者豈不知帝先為之

高帝呂后

高帝擊黥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疾甚遂不用醫崩

太后祓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來撠掖卜之云趙王如意為祟遂病掖傷崩嗚呼天道之於報施其明且嚴如此耶帝之殺功臣也后為之后之殺庶子也帝以偏愛致之其夫妻之酷互施於子臣而即互受其子臣之報如此耶帝之王也韓彭黥三人功也帝以此三人之勞故其王也逸三人欲帝之逸故其以帝王也勞他日勞者不得以一身享尺地而逸者享四海至子孫雖聖人於此不能不動心焉故聖人五列爵三分土為此勞者設也今帝之於韓彭不特不使之享之而又擒之而又殺之而又醢之而又族之則帝之背功之惡盈矣故其伐布也即被其矢傷然則三人者死於帝而帝亦崩于三人中之矢鏃乎故曰受其臣之報者此也帝已崩太子已即位則如意已出遣戚姬已服役於后而后之所憤乎趙者已無不舒矣況帝欲易太子之日王纔十歲無罪也后為王之嫡母主恩者也及召王至於三反則其不肯死而負寃也極矣夫所憤已舒則不必殺無罪則不當殺主恩則不忍殺不肯死而負寃之極則不容殺而故

殺之不惟殺之并以其生母極刑之朱子論伯有之厲曰人氣未當盡而強死自是能為厲未有強死如王而不為厲者也故后竟以王之祟死然則王之母子死於后而后亦死於其祟乎故曰受其子之報者此也雖然君不仁臣雖死不可以不義報父母不慈子雖死不可以不孝報然且表茲二事者何警君后也或曰祟之說無乃左氏之誣乎曰史不誣雖誣正所以為警

陳平

古今以良平之智並稱余謂其名雖並其實殊也有君子之智有小人之智君子之智謀道義而道義遂小人之智謀富貴而富貴遂良謀道義故滅秦誅項而其為韓報讎也報之盡平謀富貴故歷仕四朝而其以身享漢也享之盡嗚呼其名並者盖以此而其實殊者亦以此也夫文成始以道義託於漢而終以不受富貴全於漢平始以富貴營於漢而終亦以富貴全於漢吾觀平之歷仕也高帝欲詭計爭天下則以詭計入呂后欲大臣依阿王諸呂則以依阿入文

帝問宰相主何事則以大言宰相之道入是以出侯入相直至文帝二年乃令終周勃雖後死又值長安之獄蓋豐沛諸臣惟平與曹參始終無禍而參又先死故獨能享漢者平之智也文成不得而如也吁文成不得而如是故為君子

## 文帝

說者以文帝比成王愚竊以為文帝之天資學力皆過之蓋人知成王之幼冲而不知高帝崩時代王纔七歲是又幼冲之尤者及其長也而各見聞其父遺



焉則武之純王高之雜伯其染於父者不同一則藩邸孤陋不與中朝文物之盛而其傅之者雖一藩首選亦不過宋昌之徒一則左周右召皆大聖之儀刑而其稍下者亦史雍史佚之賢此其學於傅者不同一則成周舊邦禮樂千載一則草茅崛起絶及兩代此其藉澤於先世者不同三不同矣而終於同焉豈非文帝有過之者乎愚觀二君之美政多矣而成王之事則莫大於待周公周公之功之親比諸周勃之於文帝寧啻千萬及其待之也乃各始疑而終悟吾

是以知武王而有成王不足奇也高帝而有文帝乃所以為奇

## 賈誼

賈誼之所以盛名終身者有三曰遇賢君也雖遇賢君不獲行其術也雖終欲行其術又不獲以壽待也茲三者人皆為誼惜而余獨為誼幸何也其年少其文敏其進取銳皆與柳宗元同宗元與許孟容書則自擬之曰賈生斥逐復召宣室蓋取其態相似也向使誼不遇文帝之賢而遇俓文之黨以煽之則彼之挾其少矜其敏而乘其銳也能不如柳州乎其欲廢著舊更法度與王安石同安石作懷王墜馬賈傳死悲之詩蓋憐其術相契也向使誼果斥絳灌而得行焉則紛紛多事能不如荊公乎其欲削諸侯震兵威在當時則適與鼂錯同錯之說太子者蓋即其髖髀斧斤之遺意也向使誼不死則此術雖見抑於文帝而終必求試於景帝七國之變其為錯耶其為誼耶嗚呼如柳與王則名未全如鼂則身不全余故為誼幸也或曰誼之通達國體劉向比諸伊管子何以料

其未形之過曰始以痛哭自薦終以哭泣自亡觀其氣象必非動心忍性者矣不能動心忍性則必不能當大任也而伊管若是班乎雖然據其言則誠一忠臣也

董仲舒

程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斯言也其論董子已盡乎蓋董之終身事業惟其重道義輕功利也夫是以有七得焉戰國以來百家啁哳而彼下帷發憤所學盡歸於正一也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二也夫如是而且不干仕進必待詔舉三也賢良等策從容論道皆純王之語四也兩相驕主皆能正身率下有得於格心之學五也為公孫弘之姦雄所嫉而卒能見幾以免六也武帝之英猜暴恣酷至使宰相泣不受職而彼特以誠意感之至於家居帝且遣使問議七也故程子復曰漢之諸儒惟董子有儒者氣象愚又因斯言而廣之則彼不但蓋漢儒也孔門群弟以後宋諸儒以前雖賢如韓愈亦難與比而況漢一代乎雖然

以其同朝之臣論之則汲黯之直過於舒曰其直同但黯之直也剛善而舒之直也柔善

金日磾

韓子曰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曰諸侯所以立乎凡論人臣之例也曰中國者以其能禮義曰夷者以其徒嗜欲也能禮義則其於嗜欲也有節徒嗜欲則其於禮義也莫顧余觀霍光金日磾上官桀受武帝遺詔輔少主當時之人望之赫乎其皆若周公然然而桀以牧馬之賤巧言遭遇人主其為貞秉致寇而自取夷滅信不足齒矣惜乎光之明哲每不日磾若也光之歷仕四朝恬不知忌而孝宣初立一請歸政厥後六年不請爵祿之情勝則自昭及宣累封二萬户受賜前後黃金七十斤錢六千萬雜繒三萬疋甲第一區而不知節子姪親黨之情勝則子禹及兄孫雲皆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又以兩婿為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婿外孫皆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而不知節溺愛幼女之情勝則聽陰妻之邪謀納之入宮為帝

后而不知節日磾之輔昭帝已不克終而其功固淺於博陸然其臨爵禄也以正則一稚侯之封乃以帝幼不肯受御其子也以正則長子一戲宮人而遂殺之愛其女也以正則上欲納其女後宮亦不肯嗚呼先為去病之弟蓋中國世臣也徒嗜欲而不節以禮義日磾夷產也恒以禮義而節嗜欲然則如日磾者誠所謂夷而中國也哉是何也惟世臣則將相之榮汨溺而忘返惟夷產則亡國之子心危而慮深是故一則宗祀覆滅嗜欲之報也一則七世貴顯禮義之報也故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其弗信矣哉嗟乎後世大臣無光之功有光之欲者代不乏人其能如稚侯者更未多見

劉向

嗟乎後世之忠臣不幸而不得生於三代也生於後世論者固不沒其忠孰若生於三代而被聖人之名聖人而忠若商之比干其一也後世而忠若漢之劉向亦其一也向與干皆宗室遭末代者也愚以是特為之並論夫人之忠比干者視之若華嶽在前而巍

乎其聳萬世聽之若雷霆在上而驩乎其震萬世欽
之於心若神明然而萬世肅羙之於口若膾炙然而
萬世悅是何也凡以其為聖人故也三代以後則世
道下矣故凡論夫人也亦隨而下之其於有聖人之
資者賢之焉耳有賢人之資者士之焉耳此所以今
不如古而向之不得與于並也元成之柔闇固非幸
紂之極惡然而小人之專政有不如惡来費仲乎女
妖之扇禍有不如妲己乎民財之靡費天時之變異
有不如商季乎而向之以孤喙而支衆變甚矣其難
為力也方恭顯許史之禍則以變事諫復以封事諫
又王氏兄弟之禍則以洪範五行傳諫復以封事諫
又昌陵延陵之禍則以歷代聖賢葬事諫又趙昭儀
之禍則以列女傳諫又星孛山崩則極言災異事諫
或續不勝計矣而効報者惟茲一人乎比干之時尚
有微子箕子骨肉相俱而卯金一脉何伊人之獨立
也使元成亦紂之酷則七竅之剖必及矣或曰向亦

料元成之不能殺是以敢盡言曰當時之能殺向者不在元成而在恭顯而在王氏兄弟此蕭望之至章之所以殺也惟夫望之章殺矣而向復言是誠如徵子遁矣而比干復言者也然則向而生於紂世又遇三仁以薰之其弗如干也乎愚故惜之曰不幸而不得生於三代也或又曰劉崇劉快皆以宗室起兵討莽其功寔倍焉況更生之始進也有鑄金之累而其子也有國師之恥曰為崇快也易慷慨死也為更生也難從容義也若其既往則孔孟之所不追而子之不肖則堯聾且煞矣

## 光武

高帝不保功臣而保呂后光武不保郭后而保功臣夫二君之才識亞於湯武其於夫妻君臣間豈不能一權衡耶愚嘗思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蓋九人者其臣而一人者其妻然則其妻亦以功臣論若也不可以私昵而有所輕重者也是何也帝王之初事業未成名位未定其所賴焉者功也情分之親疎不與也故高帝之論功先其妻而後其臣光武之論功先

其臣而後其妻大抵感人之功者在乎貧賤患難之日不在於富貴安逸之時方高帝之繇於咸陽也時人未有肯妻之者呂公以后妻之而成其家則有以脗其樹立之基及帝之歷於芒碭山澤也后與人俱求嘗得之則有以兼其流離之苦當是時樊噲之忍未及蕭曹之屬未附也既而睢水之敗后與太公皆於楚則有以胥其戰爭之難當是時韓信之功未顯黥彭之徒亦未附也是帝之貧賤患難德乎后者先於諸臣多矣而況后之事帝也以義豈若諸臣皆以利乎此高帝所以忍於諸臣而不忍於后也此光武之臣之后所以不比比也光武初得李通兄弟定議舉兵次得鄧禹次得馮異未娶之先已定君臣之分邳彤等各以漸附焉則其未娶之際已結君臣之情然後入真定娶郭后而是時之至於擊王郎出南宮則馮異抱薪鄧禹熱火而患難之際已結君臣之情然後入真定娶郭后而是時之功業十已七八則后之入於劉氏坐享富貴而已分寸之功無有也是光武之德乎諸臣者比之於后則其隆薄有素矣而況后以怨懟趣之乎此其所以忍

於后而不忍於諸臣也雖然觀呂氏臨朝之惡則知其君之保之者適所以賊之觀郭氏母子親黨受恩之厚則知其君之廢之者乃所以保之斯二事可以類推二君之得失必有君子能辯焉

明章和三帝

創業之君子孫皆三世相傳而無間其三世又皆以賢稱者吾獨見漢世祖何也成湯崩而太甲放漢高崩而呂后亂唐宋之太宗太祖崩而武后立德昭德芳死是皆一傳且即壞矣夫惟武王崩而成王賢康王又賢此其再世之盛古之僅有者也何東漢於世祖之後三世賢且盛耶盖自世祖而明帝而章帝而和帝皆以子嗣父而一無所間皆身致太平而善行層出史氏録而褒之亦既悉矣而其所以病三君者試各舉一事言之則或以其廣陵王荆楚王英之死或以其易太子殺梁竦或以其誅竇憲而鄭衆與謀三公不與噫此議亦刻矣荆之悖逆也帝始有食租如故之詔而終又不聽樊儵請誅之語此何其愛荆也而厥後荆自殺有司奏英大逆帝惟廢徙丹陽仍

賜湯沐邑五百户男女為侯主食邑如故此何其愛英也而厥後英自殺然則此亦可恕顯宗乎太子之易固非也但其時梁竇二氏交相搆怨則宮闈之禍將無窮矣與其姑息竦以釀無窮之禍孰若殺之而冐有窮之惡故君子或曰是不失為應變之權宜也然則此亦可恕章帝乎竇憲逆謀帝已知之而外臣莫由親接僅得鄭衆遂與定議若欲聞諸三公則傳呼之際喉舌不少倘其機一泄可必無他變哉雖曰宦官由此亡漢然未形之禍人所難測而治久必亂

盛勢之常也然則此亦可恕和帝乎議者曰信子[illegible]則三君其純主耶曰三君大純小疵者也吾恐[illegible]之太刻則凡繼體之君艱於學矣

東海清河二王

東海恭王疆清河孝王恭皆以長立為太子者也明帝和帝皆少子也不當立也而乃二王廢二帝立然則二王怨乎曰不怨夫何以知不怨曰據其賢知之恭王既廢而其父之不忍者數歲夫以數歲之久則必有間可圖父既不忍則尤有機可圖而王之乞藩

也益力及既就藩則不幸失天下猶幸得一國此凡人情也而王乃讓還東海郡及既臨薨則不幸夭其身猶幸澤其後此又人情也而王復顧還東海郡是不賢而能之乎孝王之廢及其母宋氏之殺以和帝之欲立也以梁氏之生和帝也則梁與帝皆王之敵矣而王也不惟不怨乎帝且與帝并力齊謀同誅竇憲而輔成永元之善政不惟不怨乎梁且欲求作母祠而恐有自同梁后之嫌此或謂之不賢吾不信然則二王可學伯夷乎曰可學又可學太伯乎曰[illegible]可蓋太伯之德不特以其讓也以其讓而顯王季之德也今明帝和帝之賢亦二王之避退固有以顯之也此太伯所以為可學也

魏武帝

魏曹操欲滅漢而先自滅其父既滅漢而復自滅其宗操父名嵩乃中常侍騰之養子姓夏侯氏史曰嵩避難在琅琊其子操迎之陶謙別將守陰平掩襲嵩於華費間殺之夫以操之作鄭而嵩遠避構怨諸侯而嵩被殺所謂好勇鬬狠以危父母是自滅父也及

為王公僭禮樂建宗廟是冥
矣乃私立家傳而偽稱曹叔振鐸之裔是自滅宗也
嘗想操之小字阿瞞瞞也者瞞昧也不知其命字取
義果何居焉而操之諸惡特以一瞞為主乎深姦極
詭之計瞞天也瞞人也瞞已也瞞之未幾而丕立之
後終三十年忽改篡於司馬氏之手吁嗟瞞乎曷不
瞞司馬氏乎

曹冲

冲魏武帝之幼子也帝馬鞍在庫為鼠所齧庫吏懼
必死冲於是以刀穿衣如鼠齧者謬為失意帝問
冲曰世俗以為鼠齧衣不吉是以憂戚帝曰此妄言
耳俄而庫吏以齧鞍聞帝咲曰兒衣尚齧況鞍乎一
無所問愚考冲是時纔五六歲此計固可異也史氏
特以仁愛識達稱之是何誤後世教子之方耶古之
生子者有胎教有內則子師之教凡以養其德性如
所謂幼子常視毋誑是已太任之娠文王孟母之教
孟軻其皆此道乎曹操以術數殘身其妻妾所聞見
而教於胎者誑也其諸子所漸染而教於內則者亦

誑也故冲六歲孩提是特教之數與方名之日耳乃能猝為詐計以誑宿奸巨猾之乃翁國家之元氣此其斲削亦多矣况丕植相殘至有煮豆焚箕之詠乎嗚呼魏運之促奚怪也

孔明

漢祚去矣慭遺一昭烈焉隨又不年而繼以闇弱之子此天之欲絶乎漢也盖已明示之矣而且篤生[illegible]明以為相其王佐之心儒者之象乃特過於高帝[illegible]武之諸臣天豈厚昭烈而薄高光耶盖高光之德[illegible]

甄陶兩漢者四百餘年及夫大數將終則其風化之所收束氣運之所歸結又必會精聚靈而生此奇才以震耀乎先世如火之將熄而其焰復一騰也如秋之將闌而其候復一燠也是故殷商之末而三仁並著趙宋之末而節義輩出然則此兩朝者其人物誰似武侯耶大抵人臣之於末代匡君者貴乎其有撥亂反正之言捄世者貴乎其有撥亂反正之畧是言也侯之出師之表得之也先之者盖比干之諫也是畧也侯之八陣之戰得之也後之者惟岳飛之兵也

嗚呼比干岳飛死於人孔明死於天死之迹不一死之心則一也

## 管寧

蘇子由贊管寧曰少非漢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天之逸民夫曰天之逸民者蓋即所謂天民也當斯稱者達則伊呂其人窮則夷齊其人也今曰老非魏人則幼安不宜臣魏之節卓如夷齊可以當斯稱矣而曰少非漢人則其不魏不漢若於天地之間素無有臣之分而泯然一身者嗚呼素無君臣而豈人類



嘗考幼安卒時為後主延熙四年時年八十四矣寧以是年數而上之則幼安生時為桓帝延熹二年及避難往遼東時為獻帝初平二年在遼三十七載魏明帝徵田擢太中大夫不受又華歆以太尉讓亦不受時為後主延興四年由是觀之則知幼安自祖父而有生而少壯而老死凡皆有漢主在也而乃謂其少非漢人者何耶惟其不受又徵為光禄大夫亦不受時為後主延興四年由恐漢道之日衰而董曹諸輩紛紛跋扈是以必為漢之布衣而不為魏之公卿故曰卓如夷齊者此也後

焉者則陶潛之為晉司空畧之為唐殆皆其類乎又觀朱子綱目特書曰管寧卒於魏永新劉氏斷曰孟軻天下之大賢也書至魏而不書鄒孟軻管寧亦天下之善士也書卒於魏而不書魏管寧吁孟氏述唐虞三代之德豈可以寧兼論耶

## 張悌

吳四主五十九年間收育英才多矣而臨亡嗟惟丞相張悌悌死之死之者何其罕而可貴也況國任莫大乎一相相之節義莫大乎一[illegible]史[illegible]

究此其最先者也而陳壽之志三國獨不為立一傳焉且方技之卑末壽亦傳矣而此反不傳何輕重之失倫耶載按尹氏起莘曰孫皓罪浮于桀張悌知其敗亡而為之相不足以言智余觀悌之言曰我為児童便為卿家識枝則吳無事之日悌已入仕久矣皓固惡也悌之事之非他臣比也丞相也主辱與辱也主亡與亡也若以吳之將亡而責其不智則彼將何以為智乎智則避患而先去乎去則隱山林以棄其君乎校司馬以賣其國乎是則賊臣之所謂智者而

豈悌之所得為乎石頭之戰諸葛靚勸悌曰柰何故自取死悌泣曰今日是我死日以身殉社稷復何道耶於是遂被殺夫以如此言如此志而果能如此死悌之智其諸異乎賊臣之智歟

## 魏晉

魏之取天下於漢也何其難而晉之取於魏也何其易愚謂晉之所以易者正享乎魏之所以難也曹孟德闇闢萬狀以謀四百餘年之漢漢之德澤不易斷國祚不易滅人心不易奪而又董袁諸輩皆勍敵不易圖況蜀吳則尤不易犯即此魏之所以為難而終無混一也然孟德之所謀皆仲達之所預而仲達乃旁窺其隙以坐收其利嘗謂漢如蚌魏如鷸鷸之食蚌也固矣卒焉漢為死蚌魏亦即為死鷸而仲達以漁翁之手一網而遂得之且魏自孟德而丕而叡得之以篡弒守之以殘刻所謂德澤國祚人心三者安在也而況所敵僅存一吳亦自有魏以來挫摧殆盡矣晉武乘機而混一也不亦易乎哉故曰晉之易者正享乎魏之難也或曰茲二代之優劣可以其難易

論乎曰優劣在逆順不在難易二代之逆同故其速亡亦同也

魏文帝　晉武帝

魏文帝文矣而文亦弊晉武帝武矣而武亦隳竊為二帝惜其稱厥其實也帝王之治天下不過文武二道而已文所以綏太平雖餙之文詞而必本之文德武所以戡禍亂雖創於武功而必守於武備嘗觀丕之立詞雖夥亦惟以皇覽一編附會三代炎之平吳則自謂不世奇功逐肆久安長治之樂然其失之大者一則喪父設樂殺后立嬪而彝倫之道廢一則過寵諸王誤用劉淵而內外之亂作所謂文德武備安在耶夫歷代之妄諡文武者多矣獨暨曹馬之僭偽至二帝而始為即真之主柰何各不能慎其始遂令祖父之業一傳而即墜是猶富室子孫坐享盈成而敗于驕惰者此真可為國家鑒矣

晉懷愍二帝

武帝平吳而縛孫皓以來降也自謂永享全吳之富而子孫必無如皓者矣豈知旋踵以後而懷愍之昏

大有不能如皓者乎帝臨軒大會引見皓謂皓曰朕設此座以待卿久矣皓曰臣在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是其對敵之言不讓一字但帝之待之也賜車服官其子弟復其將吏百姓是以使之隱忍延生者四年乃卒向使帝之辱之則其罵帝而死也必矣寧肯餒焉以受辱耶夫胡懷愍之被執於劉聰也肯青衣行酒肯持戟前導肯洗爵執盖嗚呼是可肯也孰不可肯也使皓而尚在則其咲談武帝當何如也

賈充

天賦人物之性本無惡也故雖人物之至惡者而終不自泯其良心夫物之惡者虎狼而知父子也豺獺而知報本也況人乎人莫惡於盜賊然盜賊亦有知孝者矣蔡順拾椹養母而赤眉之衆贈以粟肉是也亦有知悌者矣姜肱兄弟遇盜更相爭死盜即兩釋之既又謁姜以請罪是也余嘗執此以觀古之至惡豈料賈充亦有良心乎史曰充老病自憂謚傳是謂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此心既在人人而豈獨不在充一人也夫自有君臣以来則亂臣無如充之惡者盖

羿莽之徒所傷者一君所壞者一國耳充也始事曹氏則戰南闕弒帝髦以專滅魏之柄繼事馬氏則進搖女配惠帝以釀滅晉之毒夫凡事二姓者即為亂臣而況滅二姓者其罪何如哉故曰亂臣無如充之惡也夫充之此惡曾虎狼豺獺盜賊之不若而所謂良心者亦不以惡而遂泯乎是以見天賦人物之性本無惡者矣君子曰充之心不自泯者為謚傳而其實自泯者亦為謚傳也蓋彼生欲富貴則憂其惡之不工死欲謚傳則憂其惡之不揜孔子曰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而能滅二姓也

## 羊祜

羊叔子不欲賈充之出鎮蓋為晉廷留心腹也與陸抗而脩睦蓋以奇術用兵也是皆先哲論之當矣又有論其平吳而致武帝之荒淫則豈有為人臣者預料其君之荒淫而不敢其懾乎此論吾不信也嘗觀叔子平吳實一代開基之功首比之蕭何鄧禹一無報怍而其功成退遜幅巾窮巷夷然有子房之風是魏晉以来一人耳識者已無容於別議獨其忠貞之

心能不惑於邪說而鑿墓以自殄者君子可不為之一白乎晉傳曰祜時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遂鑿之相者見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祜竟墜馬折臂位至公而無子夫帝王之氣誠有係於地理而古之奸雄每為讖緯術數之所動則為叛為亂以朶頤于僥倖之一得卒之禍天下而滅身家者簡冊相望矣況晉之卜地理者陶侃發龍眠之秀郭璞售龍耳之奇蓋貪夫之所歆溺也深矣而祜豈若彼其愚也祜意豈不曰相者之言不驗則已驗則帝王之氣誰其當也子孫宗族之奸雄者倘為此言之所動則欲叛耶亂耶羊氏而將不利于晉耶由是臂可折也帝王之徵應不可信也嗣可絕也叛亂之子孫不可生也故曰魏晉以来一人其不以此也乎

南湖先生文選卷之五終

南湖先生文選

古吳丁奉獻之著　玄孫孺端編輯仝弟汝驥男訂

史論

晉元帝　王導

孔子作春秋特以元年為始而即位為重胡安國傳之曰體元者人君之職調元者宰相之事元即仁也仁人心也故治國先正其心以正朝廷與百官而遠近一於正彼晉王改元太興矣即皇帝位矣而百官

皆陪列此其正朝廷正百官之始矣乃命王導升御牀以共坐是欲兩帝即位也朝廷百官惡乎正導之辭之宜矣但其言曰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曰下同曰何由此四字者非臣子祝君之詞使其同太陽獨臨萬物蒼生俱得仰照庶幾其可乎夫凡事無大小必卜吉於其始人情好吉惡凶大抵然也矧人君即位乃天人改望之一初也而君之體元之命相之調元之言乃皆如此其不祥耶是故王與馬共天下之謠蓋帝自首其倡也迹夫帝之得立導實主之王敦欲更所立導復固爭而止迨其用一人行一政皆仰成於導以享江東之業則帝之於導儼似漢宣之於霍光而且感且憚者素矣故臨御之日曲為遜言以餌之獨不慮王敦窺聽而其叛愈趣乎及王氏盛強稍益驕恣則帝之憚之者莫禁其情乃用劉刁抑王氏導亦漸見踈外然導踈而敦即叛敦叛而帝即崩夫帝崩於憂憤之疾畢竟憚焉而已矣嗚呼敦固不足責導而可使其君憚乎雖然帝亦賢君也導亦賢相也議者姑恕焉可也何也魏晉以来中興

之君相如此者絕罕也

辛謐　王猛

胡魏主徵辛謐為太常謐不食而卒謐以夷不可仕也然王猛而相符堅則夷亦可仕乎仕焉則皆中國矣不肯中國而仕焉者猛也猛臨死勸堅曰晉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圖斯言也固君子之所深予也夫堅之伐晉乃其枕戈之志其所以厚猛者蓋欲賴猛為晉敵也猛雖不為晉敵然其相堅而致之富強者一皆敵晉計也猛卒而死是以不預淮淝之戰而得免罪於晉矣使其不死則於淮淝之戰或能暫緩之耳必不能終寢之也不能終寢之則投鞭斷流之策猛其預乎不預乎不預則不忠於晉不預則不忠於堅此猛之所以卒而死也瓊瑩丘氏論猛曰仕夷非其得已嗚呼有何非得已耶若宰謐之一餓則得已矣謐勸魏主曰君王功已成矣宜歸身晉朝必有由夷之廉享喬松之壽然則謐之言即猛之言也猛之死非謐之死也

宋武帝

史稱宋武帝劉裕為漢楚元王之裔愚乃據其證而為之論曰漢氏至後主而亡于司馬氏司馬氏至安帝而復亡于劉氏劉氏之宋武帝其可謂能得復讎之義者乎夫篡劉者曹也而佐曹者司馬也卒焉遣鄧艾滅蜀者亦司馬也司馬豈非劉之世讎乎帝裕以劉之嫡冑殺劉之世讎而復劉之舊業上焉使高祖光武昭烈三后之靈得雪其耻下焉使北地王諶之死得展其寃而四百六十九年之漢乃又雷轟電赫大發于二百年之後裕之纘乎劉也其亦孝子慈孫矣說者皆以其弑君之罪並列于司馬愚觀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〻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皆讎之反殺謂不以義殺也是為周公復讎之法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不受誅謂父無受誅之罪也是為孔子復讎之法由是觀之則知司馬之滅漢是誠反殺者邦國且讎之而況嫡冑乎況漢又不受誅者而其讎可不復乎故裕之滅司馬庶乎殺人而義一以報其反殺之讎一以白其先世無受誅之罪若並列于司馬則其

罪輕重有差矣或曰古者敵愾不在後嗣此遠讐惡乎復耶予曰齊桓公復九世之讐何不以桓待裕也或又曰裕為晉臣而其君固可弑耶予曰以晉臣律之則必誅其逆以漢胄矜之則必侈其孝惜乎裕之昧於學術不以此孝為伏羲之本但以此逆為快志之策況國號不曰後漢而乃曰宋以自陋此愚於漢之三后所以又為一於前邑云

## 隋

愚閱史至東晉而暨五胡而又暨南北兩朝竊恨三百年間天下分崩離析誠若邵子所謂衣散瓜潰之象上則篡焉弑焉而萬乘之位有如傳驛下則兵焉役焉而蒼生之命有如螻蟻嗚呼彼亦一天時也一人世也而生其間者何若是其不祿耶及觀楊隋平江左而混南北則暢然喜曰天下一統矣太平在是矣然可喜者無幾而可恨者彌甚試以其畧言之彼東晉以來篡君者有矣誰若隋文弑君之族乎弑焉者有矣孰焉而使其靡有子遺者無也弑君者有矣誰若煬廣之君乃即其父乎弑父者有矣弑父之一

夕而遂逼烝乎父妾者無也他如陰山遼左之兵洛陽通濟之役使肝腦塗地堆骨如山盖將盡四海之噍類而一空之嗚呼生其間者又何若是其不祿耶夫文帝初政綽有可嘉議者姑舍是矣獨怪煬之惡態慕秦皇漢武之為而竟墮孫皓陳叔寶之列至得床簀以褁屍其亦幸也已矣雖然不有煬之惡安得唐之治乎故曰為唐敺民者煬也

隋書誠節傳

皇明方遜志先生作蘇威論有曰隋氏父子之遇群臣詐籠而威後之雖將相之貴必有疑隙則箠殺於殿庭之間凡仕於其時者皆挫辱之餘無耻之人氣不足以有為節不能以自守其屈身於盜賊固勢使之然豈足深怪哉夫先生此論盖斥蘇威之不臣而因惡隋氏之不君吾恐當時諸臣皆蘇威矣間嘗展翫誠節一傳而知忠義之在人心雖暴君亂世有不能自息者何也考之孔子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而所求乎父者弗論曰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而所求乎君者弗論盖子不待父慈而後孝臣不待君仁

而後忠也彼隋末臣民孰無時日曷喪之念苟得易
一君焉諒不惡如煬也不惡如煬則必脫簪殺之慊
而就富貴之樂凡有知者誰不欲哉況隋祚殄矣諸
戶一無所利矣顧皆有守有為而奮死以報行同禽
獸之故主嗚呼此心誠有不能自息者乎按皇甫誕
以不屈漢諒死游元以不屈楊玄感死張須陀馮慈
明以不屈李密死楊善會以不屈竇建德死劉子翊
以不屈吳棋子死堯君素以不受大唐金券死若張
季珣兄弟三人之死則尤古今罕見矣是故魏徵立
傳特以誠節為名夫節而謂之誠者言其出於此心
而一無所利云

## 唐高祖父子

祖父取天下而使子孫為天子者歷代皆然矣子能
倡義取天下而致其父為天子者惟唐太宗也父於
其子之天下而不得擅一權專一利者凡如漢高之
父皆然矣若以一子取天下而以諸子享天下者惟
唐高祖也然則太宗之為子其真子也已矣高祖果
亦父乎哉於建成則雖天下未定而立儲之太早於

餘年而後有太宗其所成就如此豈不難得哉然則論太宗者縱不為唐一代重亦當為八百餘年天下重也是故愚敢評之曰太宗為商周之湯武則不足為西漢以來之湯武則有餘以成康而學太宗之創業則不足以太宗而學成康之繼世則有餘

## 魏徵

太宗之寵人魏徵也蓋謂使功不如使過也魏徵善事太宗也蓋以恒過然後能改也上以過使下以過進其君臣會遇之初殆相圄於術中而兩非誠意者乎何也帝之待小民如縲囚一詔其待大臣如李勣一黜是英雄鼓舞天下無所不用其術矣況其於魏徵也有甚難處者乎儻之則不恐棄其才用之則不能釋其儻帝乃擇斯二者而工一術焉意豈不曰釋其儻則以容人之量示天下而天下之舊隙皆安矣用其才則以知人之明示天下而天下之賢俊皆來矣以故聽納於徵者凡二百餘奏而魚水之歡反倍於開國之諸將夫古之使過者有矣未有如帝之享乎使過之益者也徵自少通書術輔導建成嘗以

早除秦王為勸夫不知建成之不足與有行是為不智若知而勸其亂是為不忠犯此二過卒使建成敗焉及帝有閱吾兄弟之責此其危何如也使徵而諫詞怖色以求生則帝必薄之矣由是徵之設術以自衛者其色則舉止自若也其詞則曰太子若從臣言必無今日也故帝以為蹇直而遂有諫議之命則徵出死而生顧得不世之殊遇其自効自贖以展盡經綸者豈非恒過之所激哉君子曰與其有過而兩忘孰若無過而兩忘與其以術而相圄孰若以誠而相孚嘗觀殺田舍翁之言停婚仆碑之事乃知術之終莫能揜其可嘅也已雖然貞觀之治力行仁義者此君此相之功三代後絕無此也

## 李淳風

愚讀書曰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而惜太宗之於武氏何其隱忍養成而自貽之詒之戚若彼其慘耶迹其栽植禍根而保有武氏者李淳風也初帝以女主武王之讖細猜而遍索於凡曰女曰武者若李君羨之官稱武衛幼名五娘亦且枉殺之況乎女而姓武者

耶及淳風曰其人已在宮中帝即悟之曰我求而殺之柰何夫帝之此言此意諒其必在嬰矣嬰者帝之新寵也以帝之英明而豈昧其新寵之姓也雖曰求而殺之盖衽席之間無待乎求者也帝之意誠不忍以難盡信之讖而殺乎難再得之色故以柰何一語取決於淳風使淳風而如王魏焉則豈無傾國之慮亟勸帝殺之耶夫帝於廬江美人將納矣而王珪以女戎諫巢剌王妃將后矣而魏徵以辰嬴諫此二公之所以為賢相而善於制治保邦者也淳風一術士固無怪其智不出此矣獨怪其言曰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為禍或淺今借使得而殺之天或生壯者肆其怨毒陛下子孫無遺類矣嗚呼信如此言則改唐為周之際嬰固老矣慈心果有乎為禍果淺乎天雖不生壯者而唐之子孫又何遺類之絕寡乎夫所謂或生壯者之慮是猶慮壯虎之倘遭而先自求死於疲虎者也為國除害急於除虎而可若此其為說乎究淳風之志特欲訂其禍以神其卜而安危治亂本非其責矣論武氏者輒以李世

勣許敬宗為恨而不知禍根乃在術士之一舌然則術士其可畏也哉

王求禮

桀紂以後人君之酷虐者莫如秦皇武后然秦皇之殺諫者如彼其多而武后之所殺者甚寡何哉秦皇之惡公為之也不慮人之揚之也諫之者揚之而其怒以觸矣武后之淫私為之也惟恐人之知之也后意豈不曰吾若怒諫而殺之則人必究其所諫者何事所殺者何由是欲蓋而彌彰非所以自庇之道也於是陽施耐諫之容而陰享拒諫之樂勉忍一人之議而安取衆倖之歡此其深情狡智所以能用乎王求禮也是時僧懷義得幸於后出入椒房求禮表請閹之庶不亂宮闈而表寢不出夫后之悍兇猜忌不以一毫挫於人矣求禮此言直將破誅其肝膽而后佯為不省以寢其奏則彼之自庇之道殆秦皇亦未能耶雖然禮自有以見重於后也比為拾遺御史有明堂琱飾之諫有停俸助軍之諫有主荒臣佞雨雪為災之諫皆后之所歛衽起敬者其人品蓋狄仁傑

之亞也然則后而有是臣正若秦而有茅蕉乎曰之兩臣者其遭時同其敢諫同但禮不避辱而蕉欲求榮夫是以不同

明皇

石守道論明皇殺三子封牛仙客而斷之曰明皇怒九齡不順已善林甫能承意貶九齡而相林甫此明皇之不察也愚曰此之不察奚恠乎明皇耶盖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是古之聖君且然况皇乃中人之資乎獨怪其所不察之尤者貴妃也祿山也夫禮之男女之別不相授器不通乞假一椸枷而不同一篋笥而不俱一湢浴而不共夫婦且如此矧非夫婦哉故雖至愚極賤者凡覺其妻妾之私於人也則必怒焉詈焉殺焉而不勝[illegible]者乞人皆然矣彼玄宗於祿山之亂貴妃何昏〻乎太不察耶引之入宮是自啓其姦烝之路使之拜毋是自媒其媾合之緣賜之傾國之富以賞其淫縱之通宵之樂以饜其欲三日洗兒則裸戲於椒房而不以為忌與妃對食則同牢於胡虜而不以為嫌然則皇豈真不察哉佯為不

察以中貴妃之所愛耳嘗觀妃愛荔枝皇乃竭民力以取貢推皇之此情得非以祿山為人中一碩荔也耶閒者曰高宗中宗之處帷薄病皆坐此子何不責而獨責玄宗之甚也予應曰高宗庸中宗闇於予與何誅玄宗能察開元之萬機而不察天寶之二妖予是以深為唐室嘆云

張九齡

遷愚讀唐史至開元二十八年見荊州長史張九齡卒乃盡然嘆曰曲江公之不群其明皇帝之不群乎公若不死則帝將復用而可挽開元之治乎及企想移時則又欣然喜曰帝必不用公矣公之死寔公之幸乎公若不死則必死於林甫祿山之手乎夫林甫祿山之姦禄山之叛舉朝不能知而惟公灼知之舉朝不敢言而惟公力言之是兩賊之張熾則其禍當何如耶然天之佑賢之心公之自全之道乃得優游家食而易簀于牖下嗚呼古之忠賢凡為奸臣叛寇之所嫉者粉身夷族接踵相望而公獨身名兩全以收一

代宰相之完福卒之天定勝人尋有縣伯之封有文獻之謚有司空之贈而林甫有斲棺之慘祿山有斫腸之痛然則忠賢奸叛之獲報毫厘不爽人臣其知畏也哉

代宗

唐自太宗以後幾乎無唐者屢矣至玄宗而社稷始定是亦中興之賢主究其卒也何反不如代宗之全身保國耶嘗謂玄宗平禍亂而驕代宗歷禍亂而懼失驕者之必敗不但一玄宗也試以代宗論之而深有取其懼心焉懼一也有懦而懼者有警而懼者懦則漢桓靈晉懷愍之流其不足惜固矣警則聖賢之盛德孰料代宗而亦然乎盖帝自少從其父祖流離顛沛出入干戈矢石之間誠所謂操心危慮患深者故於李光弼僕固懷恩則皆追念其功而優容以待之於元載程元振魚朝恩李輔國則雖知其當殺而隱忍以處之帝意若曰疾惡甚者必速其亂捕賊急者必被其傷是以緩圖舒究而不敢輕發以動釁盖父祖之難警之也或曰警之太過不亦失而為懦乎

應曰元程魚李四凶皆能以次除之此其所以全身保國也而豈懦乎哉

盧懷慎　盧奐　盧奕　盧杞

世臣與國同休戚蓋其義也亦其職也其義則世受國恩於休戚不忍不同其職則世為國輔於休戚不容不同然而所以同者則存乎其臣何如耳其臣世濟其美則國有休而無戚若子良子皮子產太叔之相鄭闢辛闢禦疆遠賈萇弘之相楚此列國所以荷麟筆之褒者也其臣世濟其惡則國有戚而無休若尹氏立王子朝而階亂崔氏出卞衛而怙權此公羊所以著世卿之譏者也愚嘗竊此春秋之義以窺歷代之世臣多矣獨於唐之滑州盧氏有不勝其喜愕者焉黃門監盧公懷慎始事中宗以直諫英斷玄宗家教漸磨二子傑出奧以脩整為吏剌陝州守南海推遜姚崇協成開元之治雅性清儉散祿姻友妻子不免飢寒瀕死恐帝倦勤特以儉人乘閒為慮於是能却都會之物產抑中人之市舶其治勳蕃白真與宋璟齊名奕以祿山隔東都乃自朝服坐堂波乾憑

殺之即數祿山罪徐顧賊徒曰人臣當識順逆我不蹈失節死何恨臨刑西向再拜而辭罵賊不絕口逆黨為變色肅宗下詔謚曰正烈由是觀之則知此三臣者國休與休國戚與戚其真世臣也已矣惜乎正烈為父而杞為之子杞之深姦極佞為唐貽伊戚者至於終唐之世不可救藥夫以懷慎奐奕之忠於累朝宜其不顯亦世以食無窮之報夫何藍面一鬼皷妖扇禍而家風國祚盡斬於其手此其故何哉愚謂世臣之得失係乎本朝之盛衰故削國之德宗既出



滅家之盧杞遂進是猶晉將衰矣而郄鑒之子有郄超宋將衰矣而韓琦之後有侂胄盖氣化盛衰相尋人事得失相應此理之常不但一家一國為然也嗚呼論黃門正烈者但當以氣化而惜其後裔之醜論杞者則必以人事而律其辱先之罪

## 憲宗

范公祖禹論譚忠說田季安得以中人承璀為將乃天子自為謀將誇服臣下曰憲宗欲自有其功故任中人不任將相是天子與臣下爭功也何其不廣哉

觀范公之此論則知當時之將承璀者討王承宗也討承宗則其功小而易平蔡鄆則其功大而難夫帝於功之小而易者且爭之矣況於大而難者乎及帝不以平蔡鄆事付史官則公又論之曰憲宗勞而不伐有功而不矜此大禹之德也豈不賢哉又由茲論推之則帝之爭彼而不爭此者愚謂其必無是情也蓋爭彼者好名也不爭此者亦好名也夫爭彼者好功即好名也不爭此者好何名耶裴度請付史官之際帝特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帝意蓋謂出朕志則人必以朕為好名矣夫不欲人之謂其好名此正所以為好名也孟子曰好名之士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帝之蔡鄆甫平而驕侈即肆何其見於色之太驟耶

穆宗　敬宗

明主之美莫大於行諫昏主之惡莫大於罪諫行諫則無美不成罔不興罪諫則無惡不濟罔不亡若夫不罪諫亦不行諫者求之於唐其惟穆敬二宗乎夫不罪諫似乎明不行諫似乎昏似昏似明之間此何

等主耶迹其似昏者少年之多欲方熾似明者赤子之良心尚存也試以大畧言之穆宗即位年二十六出赦陳倡戲觀手搏則楊虞卿趙知微諫重陽欲大宴則鄭覃丁公著等諫幸華清宮則宰相帥兩府諫然皆不行亦不罪焉敬宗即位年十六視朝稀晚則劉栖楚諫遊宴無常則韋處厚李德裕諫幸驪山則李絳張仲芳等諫其中雖嘗賜錦綵荅優詔而不之罪然亦不之行焉蓋彼皆赤子長成未久良心尚存故能隱忍諸諫又皆少年情欲自放故不能行其所言是則信乎其昏而不明者也卒之存良不足以收放而父子之荒淫兩皆殀矣嗚呼兩昏則固彼之自溺也兩殀則如天之斬唐何

杜讓能

夷考唐之昭宗鋭志恢復先烈而時事莫救姦臣如彼其擅權也宦官如彼其驕恣也藩鎮如彼其跋扈也天下之釁鴟張蟠結而不可解一時大臣竭忠排難僅有杜讓能一人愚於是按杜氏之列傳而喜為之颺言曰尚書左僕射杜公讓能其成公如晦之七

世孫乎七世以前如晦佐太宗開基啓運以始乎唐七世以後讓能佐昭宗扶危持顛以終乎唐一則元勳碩望屹為鼻祖之雄一則勁節孤忠継為耳孫之傑首尾一脉交輝於三百年間自古功臣之家多矣未有茲焉其比者也姑以其同時言之若魏公之有魏暮梁公之有蕭謨雖云故家賢裔已不可厠僕射之末列況昭宗諸臣莫非要結藩鎮者乎故曰僅有讓能一人信乎唐之三百年間養育英才而臨亡之際忠節惟此一人也肆彼成公其有光於地下乎使成公而復起亦必羙乃孫之不可及矣何也大凡處順易處逆難為成公易為讓能難慷慨而死易從容而死難蓋成公際昌期遭真主有富貴而無患難其順易何如也僕射公始從僖宗方關東兵興書詔之叢浩事機之紛冗皆一身膺之無所遺算及帝避兵夜出鳳翔公隨帝間関險道不暫去側恒以世蒙國恩為責臨難苟免為耻迫昭宗時李茂貞犯闕之兵来矣崔昭緯賣國之謀出矣而帝之討議乃獨於公乎屬焉此公之所以逆而難也茂貞進攻三橋請誅

公公曰請以臣為解上涕下不自禁曰與卿訣矣是日貶公刺史再貶司戶茂貞勤兵不解復請誅公公遂死此其死也一何從容之甚耶嗚呼此成公之所以必羨其孫而自古之所以未有其比也愚讀唐史甫畢見彼一家全羨如此譬若倒篋之餘忽得重寶是以不覺歎艷之至而特此一擊節云

## 五代

五代之世其天之未定之時乎夫天之體物日監在茲自其常理論之固未有不定也然常者有時而變故周之平王東遷以後乃致小雅之詩曰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是天之未定也及又曰既克有定靡人不勝則其厭亂之心有待於天定者亟矣此不但周末為然也夏商之末則亦有然者大雅周公之詩曰皇矣上帝求民之莫維彼二國其政不獲維此四國爰究爰度夫二國謂桀紂也天以桀紂不獲其政而求民莫於四國之間得非其意之未定乎夫維其意之未定也是以桀紂幽厲之亂天若一無所知而生殺予奪誠謂夢夢如者乎於此例觀兩漢之末比之皆

然而唐末之五代則尤甚焉凡皆以人勝天而非天定勝人者也盖五代諸君或以盜賊起或以夷虜起或以黥髡起或以丐養起以至僭竊紛紛聯群袞冕忽焉生忽焉殺忽焉與忽焉奪朝廷若傳驛興亡若優戲此其天之未定奚待讖卜而後識耶唐之明宗有見於此故其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衆所推愿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是其求定於天之意信乎一賢主矣向使諸君皆有此見則安於其莫之為聽於其莫之致有順天之昌而無逆天之亡矣何至八其姓十二其君而五十年間逢此百罹也哉宋諸儒之論此而責其人事者悉矣韙矣愚獨惡其人事之勝天時也故又表其天時之異以為世主之善事天者勸

宋太宗

太宗帝紀云雍熙二年四月帝召宰相近臣賞花于後苑謂之曰春風暄和萬物暢茂四方無事朕以天下之樂為樂於是曲宴釣魚習射令侍從詞臣賦詩愚於是究觀太祖在位十七年但見其經營混一之

不暇未見其有是樂也及帝改元已九年亦未見其有是樂也此而忽有是樂者其故何哉帝以恭儉之質好文守成必非驕奢淫佚濫為此舉也吾想太祖之憂以未混一於天下太宗之憂以未混一於家庭迹帝之九年以內其家庭大故若興國四年德昭刎矣帝弗樂也興國六年德芳殀矣帝弗樂也興國七年罪廷美貶涪陵帝弗樂也雍熙元年廷美死矣而帝踰年有是樂者豈非以其家廷混一然後快於心歟廷美訃至之日帝非不欲即時燕樂也即時燕樂是自揚其殺弟之隱微也於是先賜京師大酺三日待至踰年物議稍定而此樂不自禁矣故其言曰四方無事朕以天下之樂為樂嘗以其時考之江南飢饉西夏用兵不可謂之無事而特幸此樂以自快是樂也豈周王棠棣之歌所謂兄弟既具和樂且孺者哉及觀楚王元佐乃帝之長子最鍾愛且知廷美無罪力為救解而帝不之聽則帝欲廷美之死久矣欲其死而遂死此帝之所以樂也夫帝亦非樂其弟之死也樂乎天子之位終於一已之獨得而次該傳授

之人一網皆盡也盖帝之戀位之情豈但忌其弟哉真宗為太子京師民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寇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嗚呼帝之忌其子且如此而况弟乎而又况姪乎此弟姪之必有是死而帝之必有是樂也

杜太后

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小不忍者婦人之仁其一也愚於杜太后之遺誓而見孔子斯言誠其所謂百世可知者乎粤自禹之傳子創為世〻不易之定法若兄弟之相傳則甚難處矣惟其難處故聖如伯夷叔齊太伯仲雍皆一逃以自韙賢如唐之文皇則一鬥爭殺矣夫孤竹君周太王唐高祖之傳位且致其子之或逃或殺彼杜后一女流有何開國承家之見而囑為此誓以亂子孫之大謀耶其誓太祖曰汝萬歲後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噫此所以為婦人之仁也史稱后治家嚴而有法故以國之傳位比諸家之分産而欲均惠於子孫殊不知周惟一鼎豈容七國之環視秦惟一鹿寧許群戈之共逐彼

趙宋甫創但以德昭繼太祖則孟子定于一之義得矣夫何一誓珎藏聯名並約而兄弟三支儼然有環視共逐之象盖嘗以此誓而近取譬焉太祖得一蟬於後周隨以太宗為捕蟬之蜋又隨以光美為啄蜋之雀又隨以德昭為擊雀之彈是其兄弟叔姪富貴之相同者未必於倘來而後先之相忌者已迫於見在由是太宗之貪心熾趙普之姦計入而誓中四人摧滅殆盡然則后之此誓信乎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者也說者稱其知社稷之至計是何言歟

王旦王欽若丁謂等

古之論朋黨者司馬公曰君子得位則斥小人小人得勢則排君子歐陽公曰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未聞君子得位而狥小人以屈其道者亦未聞小人得勢而倚君子以濟其利者狥小人則所以為君子者盡廢宋之王旦是也倚君子則所以為小人者益工王欽若丁謂等是也夫真宗封禪天書之惑君子之所謂病狂者也當時搆成此惡盖王欽若丁謂主之陳彭年劉承珪林特佐之而時人目為

五鬼夫鬼之為說有四彼封禪主於事鬼一也偽稱天書有如遇鬼二也邪誕聯群若魑魅魍魎嘯聚黑夜三也欺君可殺狀類唐之鬼朴四也此其同利為朋而勢排君子也必矣然王旦亦君子也乃不為其所排而反為其所倚何哉初議封禪帝沉思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喻以聖意宜無不可是君臣畏旦之心惟以其一言為行止使旦如孫奭魯宗道之忠則此議立寢矣史乃曰旦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帝遇之厚夫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此大臣之至義也旦不能諫又不能去況乎業已同之則其同為小人而不自別於五鬼也較甚議者比之馮道韙哉有見乎或曰旦於欽若之言黽勉從之非出本意而臨終自悔此亦似可矜者荅曰旦以碩德重望為景德以前之賢相夫何美珠之賜一餌其貪今日兼封禪汾陰使明日兼玉清昭應使容悅詭隨甘為五鬼之領袖斥之則同為小人也矜之則君子而未仁者也

寇準　韓琦

寇公卒歸葬西京人皆設祭于路折竹植地掛紙錢焚之枯竹盡生笋韓公登第時唱名未終太史奏五色雲見未幾色暎殿庭論曰二公之一終一始其感應如此耶造化之於人事其相徵不相離又如此耶夷考韓之德業無愧伊周固非寇之所及矣姑以二公之畧言之寇忘身狥國守道嫉邪而宅無樓臺清德炳著其論建太子謂不可謀及婦人中官近臣澶淵之幸力沮衆議使三十餘年邊無牧馬韓相三朝立二帝以安社稷文致太平武定亂畧四夷入蠻想聞風來而天下以其身為安危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之言純然聖賢之心事此其品列雖殊而要皆一代大人君子也易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又曰言行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是故寇之既終而地道應於竹韓之始進而天道應於雲稽之易義不其信矣乎難者曰浮雲聚散夫何預於人事而枯楊生稊則此竹又奚異焉顧以牽合二公之事無乃史氏之誇乎迂愚斷之曰雲為韓愈而開笋為孟宗而出造化之昭格於忠孝每矣君子寧不誇之以為大人君子勸

王安國

人情之在窮約患不得冨貴之門耳得其門則猶攀狐媚何所不為甚而滅身家禍天下者更僕難數況同氣之親秉握勢利而能不為其所溺者百代幾人耶若武攸緒之避則天司馬孚之遠懿昭朱全昱之責全忠盖僅一見而孰知平甫王公大有過於彼三人者乎夫安石以變法之權蠱惑神宗號令四海諂附之者呂惠卿鄧綰張璪李定之徒立致冨貴而韓絳頗賢且亦俛首其列矣公為安石之親弟年過四十始名薦書任教授其窮約何如也及帝以安石弟之故特賜召對使公而少阿其語則豈不為綰璪諸華要耶公乃對神宗則稱漢文抑王猛而願帝以堯舜三代為法論其兄則以其知人不明聚歛太急為恨又嘗諫兄不聽則哭曰吾家滅門矣責曾布則怒曰丞相由汝之故殺身破家而自時厥後尋即歸田焉陳無已序其文集曰惟其窮愈甚故其得愈多信所謂人窮而後工也嗚呼如此言如此行而終於如此窮其視乃兄如彼志如彼法而遂能如彼達者果

孰得孰失哉君子慎無以窮達論人物也

徽宗

真宗好鬼而宋治衰神宗好利而宋亂作道君兼此二好而滋其惡焉則亡宋者君也非金也夫彼二宗者一以慈仁著一以勤儉稱其不至於亡國也固宜柰何道君不師其美而但師其失慕彼用欽若丁謂造天書之誕則亦用靈素虛白等而道教益誕矣慕彼用安石惠卿肆聚歛之苛則亦用蔡京童貫等而稅法益苛矣其道教則和陽宮安道象也坤元殿降天神也置道階也求道經也立道學也會道衆也以徽號上玉帝也以籙院冊教主也其稅法則科蘇杭以製器也更塩鈔以輸錢也復榷茶法也鑄當十錢也收經制錢也科免夫價也天下坑冶金銀悉輸也京東西路民田皆括也是祥符熙豐之所聞見者而乃并見於一時故曰兼二好而滋其惡不亦信矣哉嗟乎君也者天之子民之主也以誕事天則天怒以苛取民則民怨真宗神宗之所幸延者其容復延乎然則亡宋者果非金也君也

## 高宗

壽為五福之先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須壽以成業者商詩曰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蓋不壽則不能成保後之治周詩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蓋不壽則不能成作人之治甚矣天子負荷之重故其所賴於壽者豈夫人之比也余觀宋凡十六主惟高宗一帝壽至八十六歲而在位三十六年乃能延永一百五十年南宋之業此其天時人事得無可求之故耶蓋凡駔虐者不壽而帝則仁恕矣苛察者不壽而帝則溫厚矣荒淫者不壽而帝則恭儉矣況謂王為質於金既已被羈而帝復赴金師焉徽宗一脉幾乎斬盡矣幸而太宗仁宗之遺息在世是以宗澤之數言磁民之群諫脫帝於狂虜之口而使之再生焉所謂大難不死必有後祿者也且金劫二帝及后妃太子宗戚至其軍者流離顛沛三千餘人夫乘除之數循環相遞彼三千餘人之禍轉而為高宗一帝之福則其享此壽延此業蓋天之注意而為之者也雖然孟子曰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是聖賢之所貴者在德不在

壽必如詩之所稱商周之主然後不負其壽若梁武帝壽八十六矣佛教所惑而召臺城之難唐明皇壽七十八矣女色所煽而取馬嵬之辱高宗既無明皇壯年撥亂之才亦無武帝晚年致亂之過然而棄父忘讐敵絶忠義信姦讒故南宋之苟延也雖幸其壽而北宋之不復也可恨其德

韓世忠

宋中興諸將先正皆以張韓劉岳並論然名並而實不並也張俊黨檜殺飛其罪不在檜下光世雖得士卒心然但庸才耳魏公以厥子真儒益見隆重顧乃行師屢挫而枉殺曲端其遺議不少矣惟韓岳二公齊休萬古一無訾議予每哭武穆之奇禍則未嘗不羨蘄王之全福也夫宋之雖金若漢之雖魏而蘄王勇敢忠義事関廟社必流涕極言屢詆和議誠如孔明所謂漢賊不兩立者而其大儀淮陽等戰殆猶八陣七擒之畧乎武穆之禍酷如信之族越之醢而王之軍吏景著已為檜之所捕王若不智則莫須有三字幾欲蹇連於王者豈如也王乃決子房高蹈之

見而連疏以乞罷殆猶赤松辟穀之遊乎古之將相功成身退享全福保後裔者莫郭子儀若矣王之杜門謝客口不言兵跨驢攜酒縱遊西湖以自樂澹然若未嘗有權位者凡十年部曲俱秉將旄而三子皆登顯任又庶幾汾陽之晚節乎夫子房孔明子儀三賢之忠之智皆聖人之徒王雖未得其心而得其迹者實多矣是故比張劉則其功莫及比武穆則其福莫倫信乎其於諸將蓋名並而實不並者

## 孝宗光宗



孝親者必有孝子之報逆親者必有逆子之報此固天道之好還要亦家教之沿襲也逆者不必汚清議矣若文王孝王季而武王周公之事文王遂謂之達孝曾子養曾晳之志而曾元養曾子之口體亦不失其為孝是聖賢之垂訓尤當責備帝王者矣而宋孝宗之竭力於高宗也胡為乎致光宗之反其報哉孝宗為高宗之繼子以義而強合者也乃能承順二十六年孝養備至升遐之旦哀慕尤切而三年喪制卓為千載一人矣惜乎光宗為孝宗之親子以恩而天

合者也顧乃受制悍妻亟立其子而敢逆其父父病三年悶安止於六次及父升遐即旦不能成服嗚呼以孝宗為孝子而得此逆子之報然則天道之不足憑家教之不足恃如此耶識者曰堯舜不能以家教行於子況後世乎載以天道窺之則太祖之嗣久屈而當伸故孝宗如此之賢趙氏之業久延而將廢故光宗如此之闇

## 濟王

濟王竑為史彌遠所殺當時後世莫不冤濟王而罪彌遠逐罪之者蓋弒君之賊人人得而討之冤之者孰識王之自取耶人主皆知樹子不可易皆於親子不恐易然漢高祖以惠帝為可易矣唐太宗於承乾特子如此由惠帝之柔懦承乾之荒淫固有所以致之者耳況濟王非楊后之親子乎況彼招尤而速禍者其失有三乎后雖悍實王之主毋寧宗既崩則王之所恃怙者后焉耳顧以后之專國之事與彌遠之惡並書於几上而擬為他日快心撥反之圖此其不能

順毋一失也彌遠之惡深根固蔕非儲宮幼主可以輕議且南面威權尚未入手而乃以瓊厓之謫新恩之呼犯其怒而鼓其毒此其不能遠害二失也真德秀時薦宮教使王而聽其言焉則何患不如英宗孝宗之繼統哉惜乎德秀諫曰孝慈毋敬大臣則天命歸而彼乃置之不聽遂使德秀力請以去此其不能從善三失也嗚呼一人三失而雲川之變非其自取也乎寃之者曰竑之厭悍后疾姦臣此大有為之志可不錄其志而恕其失乎是不然孔子論易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竑之不容毋后也是謂臣不密其疾姦太驟也是謂君不密吾故追而責焉以為太子處危疑者之戒

中華古籍保護